



良宵

王虎华 | 著

良宵

王虎华 |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良宵 / 王虎华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7. 9

ISBN 978-7-5651-3403-6

I. ①良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4248 号

书 名	良 宵
著 者	王虎华
责任编辑	王欲祥 向 磊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 9 号(邮编:210016)
电 话	(025)83598919(总编办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印 刷	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33.75
字 数	490 千
版 次	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3403-6
定 价	98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自序

时间真快,我都快六十岁了。想来想去,还是出一本自选集吧。曾经写过一篇小说,题目叫作“良宵”,就拿来用作书名。

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,觉得:一、不见得发表在大报刊上的就比小报刊上的好(所以我根据喜好选编了);二、不见得现在写的就比过去写的好(所以我把时间打乱了);三、不见得过去觉得好的现在还觉得好(所以我删除了一些曾经觉得好的);四、不见得发表的就比没有发表的好(所以我也选了少数没有发表过的)。

这样的遴选和反思,对于我判断应该怎么写,很有意义。

2016年8月

目 录

自 序 / 001

小 说

车辚辚 / 003

河豚鱼 / 022

重 名 / 099

台柱子的位移 / 110

最清洁 / 117

良 宵 / 125

归 途 / 133

爱的挽颂 / 145

除夕夜 / 217

梦里沐朝晖 / 225

奇 案 / 229

干部履历表 / 232

籍 贯 / 234

关于一只野兔的悲喜剧 / 236

国际长途 / 238

谋 杀 / 240

笑赴黄泉 / 243

散 文

烟花三月下扬州 / 249

烟花三月瘦西湖 / 251

落日余晖中的平山堂 / 254

你这颗流星 / 256

不老的大河 / 263

东西南北宜居城 / 266

南山吟 / 269

谒陈独秀墓 / 272

独行千里拜东坡 / 276

梅香如故 / 279

棠樾牌坊群随想 / 282

从瓜洲渡到大散关 / 287

草原上的湖 / 289

缘慳一面想天池 / 291

兜率寺散记 / 294

铁山寺感怀 / 297

荷 殇 / 300

雨劫桃花 / 303

君山银针 / 305

君山红绿叶 / 307

溱湖盛会 / 309

“船到十二圩小” / 314

桥的随想 / 316

孤 山 / 318

故园老屋 / 320
 小 车 / 325
 塙上来了勘探队 / 328
 迷恋手枪的岁月 / 335
 清明行 / 337
 心中的琴 / 339
 永远的敬重与怀念 / 341
 高山景行 / 343
 一页荒唐的历史 / 346
 寒夜里的歌 / 348
 有朋自台湾来 / 350
 高 考 / 353
 五兄弟见证高等教育史 / 355
 无法告别 / 358
 冬至记梦 / 361
 母亲的足迹 / 363
 山 歌 / 365
 送别母亲 / 368
 求 人 / 371
 西瓜感言 / 375
 馒 头 / 377
 伤心月饼 / 379
 火钵头 / 381
 逃 票 / 383
 被自己写的情书感动 / 386
 背 影 / 388
 欢乐时光 / 393
 青春寄语 / 395

没有上天的风筝 / 397
 冷水澡 / 399
 高教练 / 402
 哑子金生 / 404
 旅伴唐兄 / 406
 地球之巅的邂逅 / 408
 笔 名 / 412

随 笔

时 间 / 417
 不争朝夕 / 419
 历史悖论 / 424
 回 归 / 426
 奸佞一笑 / 428
 “贫·贱·穷”与
 “富·贵·达” / 430
 “我”和“我们” / 432
 说“傲” / 434
 防人之心不可多 / 436
 唱给眼睛的悲歌 / 438
 笑谈学笑 / 440
 回 首 / 442
 别以为……
 ——致朋友 / 444
 生日是哪天？ / 446
 那时候…… / 448
 收藏自己 / 450
 清 理 / 452

垃 圾 / 454

牌局与人生 / 456

扬州麻将 / 458

与书交友 / 461

乡谚教我 / 463

懒汉风采?! / 465

鸡毛掸的命运 / 467

李白的过错 / 468

文字的魔力 / 471

“好话”与“坏话” / 473

皮包水 水包皮 / 476

扬州虚子 / 478

欢迎订阅《中国会议报》

——虚拟广告 / 480

我为孩子呐喊 / 482

标 准 / 485

呼唤营养师 / 487

绿色生活,从心开始 / 489

日全食 / 491

走投无路 / 493

“打的”的夯货 / 495

同顶一个毒辣日头 / 497

女人要脸 / 499

千万别跟臭男人们握手! / 501

“马桶盛饭”不再是故事 / 503

恪守与放纵

——读《廊桥遗梦》 / 505

对生活的渴求

——读《梵高传》 / 507

文学家写的艺术史

——读《人类的艺术》 / 509

光忏悔还不够 / 511

告别“一种声音” / 513

海明威的胜利观 / 515

日月经天 江河行地 / 517

笑着回首

——代后记 / 520

小说

车辘辘

—

如今在靖江，小车可是不多见了。那时候可不同，这东西处处看得见。也难怪，它的用场实在大。田里的庄稼不得壮，要到靖江城里买粪，是用小车——车上装两个大推桶，一次能推四五担。卖菜，卖粮，卖鸡鸭鹅……全是用小车。农闲了，就推个小车进城做生意，什么都推——帮鱼行推刀鱼、鲥鱼、带鱼；帮菜场推生姜、荸荠、慈姑；帮油坊推烧酒、陈酒、糯米酒（那东西可不是谁都敢推的，尖底小坛子，车子一倒就得吃赔账）……

然而，推得最多的，是人。去得最多的，是通州，是通州的狼山。

去狼山做什么？——烧香。

哎呀，那年头去狼山烧香的人哪，才真叫多！

狼山菩萨的显灵，据说在通州倒不怎么神，可是在靖江，狼山菩萨的灵，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。靖江有句歇后语，就叫做“狼山菩萨——显远不显近”。从靖江人上狼山的声势和靖江人在狼山香客中的比例看，这话大约是真的。所以，靖江人——不管贫富——很少有不上狼山烧香的。没病没痛，求菩萨保佑赐福，平安吉利；有灾有祸的，求菩萨降妖伏魔，除病祛邪。

谁都晓得，积德行善，因果报应，非一朝一夕之功。求神拜佛，道理相同。按习俗，靖江人一年上一趟狼山（一般是每家派一两个代表），家家如此，代代相传。要不然，单等到有事情才想到去求菩萨，那就晏了。——古训早有“寻常不烧香，急来抱佛脚”。万万使不得，菩萨会发怒的。与其心不诚，不如不要做鬼，弄不好反而招灾呢！

烧香最忙的是三月，因为这时节田里没什么活计可做，天气也不冷不

热，所谓春暖花开的季节正是。路上，但见香客们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。无论男女老少，梳洗穿戴都十分整洁新鲜，比平时走亲戚的打扮要好得多——这可是去见狼山菩萨呢！每个香客身上都背一只黄布做成的香袋，样子像小学生的书包。当然远比书包精巧醒目，因为不单单是黄颜色显眼，而且包的两面都绣有考究精致的图案和“朝山进香”四个红字，边上还缀着一圈红须须。香袋里的东西大抵有四样：线香、纸马、蜡烛、铜板或大洋——前三样是敬给菩萨的，后一样是解决自己食宿的。

这一年，是民国三十年，也就是日本人上岸（他们是从长江里上来的）的第五年。这年的夏天，不知为什么，狼山的香火忽然又盛起来。许多人都去凑热闹，烧“二遍香”变成是一种时髦。据说是狼山上的一个僧人传出了一句话，说是这年秋天或许会有什么大灾——什么灾没有说。事有凑巧，五月里天上出现了扫帚星，这无疑是在验证那僧人的谶语。于是不知是谁起了个头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……狼山菩萨面前竟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盛况。这一来不要紧，菩萨还是那一尊泥塑金身，他老人家身边的出家人却陡地满了一回腰包。——这都是题外的话，这里要说的是由此却引出一段故事来。

二

靖江城向北五六里，有一个王家村。村上的人并不都姓王，姓王的只有三家，不知是不是他们的祖先最早在这里落脚的。其他人家都是杂姓，一共十二家，就有十二姓。

姓虽不同，却出奇的和睦齐心，远近都闻了名的，外村人都喊他们“王家帮”，或许是因为都有共同的营生吧——他们家家都有人推小车。至于为什么被唤作“王家帮”，固然是有王家村村名的缘故，但更主要的，恐怕是因为这个帮的头子姓王。

他叫王老三。他有大号，叫赧甫，虽很文，但拗口，又难认，谁也不喊。他也有小名，叫卵卵，这是惯宝宝的名字，小时候大家都这样喊。大了，他自己不说，别人也嫌俗了，便渐渐废了。他排行第三，大家就叫他王老三，既不

文也不俗，也上口，喊得响。

王老三祖上世代推车。曾祖父留下的一部小车如今传到他手里。那小车谁见了谁羡慕，通体黑里透红，光滑得像大姑娘的腿肚子。揽手被几代人的粗手抓出了几道凹槽，车辘磨出的槽子也有半寸深了。

王老三能当王家帮的头头，凭什么呢？

王老三的辈分大。别看他三十三岁，喊村上的任何人都只需直呼其名——年纪最长的孙狗郎八十三了，才只是他的侄儿辈呢。孙狗郎的曾孙刚刚养了儿子，这囡儿该称王老三什么，人们已搞不清楚了，只听见做爹娘的教着喊“老老太太”。

当然，光靠他的辈分大加上有一部一百三十岁的好小车，就想当头头，还远不够。王老三还有一身的特别处和一身的真本事。在王家村的男人中，王老三的个子最大，饭量最大，酒量最大，身上的疙瘩肉最多，力气自然也最大。他的立足极好，能挑二百五六十斤，走五里路不换肩。推车的本事也数他第一，雨天推双座走泥路，把打赌的对手比得三天没能动弹。推酒坛子，村上没有第二个人敢推四个的，只有他王老三。这也是打过赌的。靖江城的火王庙桥，是小车夫们谈虎色变的鬼门关。王老三推四坛酒稳稳当当过了桥。对手也过去了——四个坛子打碎了三只，吃赔账借了“驴打滚”（一种本息成倍翻的高利贷）。

王老三自幼聪明。他只读了两年半的私塾，《四书》至今还能背到《论语》的《公冶长》（当初跟老先生只读到这一段）。村上人要写个字据或讼子什么的，大多找他。而且，他办事公道，好打抱不平，胆子比谁都大。两年前在如皋的石庄行，一个落单的日本兵硬是把一个姑娘拖进了荻柴窝。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推车人只当没看见，车子不停，步子不减，惟恐避之不及。王老三气得头发直竖，“咚”的一声放下小车，蹑手蹑脚摸进荻柴窝，只见那畜生正扒去衣裳扑向已被剥得精光的小姑娘。没等他动作，王老三操起那畜生扔在一边的三八大盖，一枪托抡了过去……那姑娘执意要跟王老三，说一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他。王老三觉得自己在姑娘面前未免成了乘人之危的小人，正色地告诫姑娘不要这样说更不要这样想。后来一打听，果然这姑

娘是许过人家的，正月里就要过门了。她叫立秋，是立秋日子生的，长得很水灵。两年来，王老三和同伴们常在她家里歇脚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相识的。——日本人一直以为是新四军杀了他们一个弟兄，万没想到是靖江的一个推车人把那畜生绑上石头沉入了河底。

王老三能当上王家帮的头头，就凭这些。

三十三岁的王老三，还是光棍一条。村里人都晓得，他不娶老婆有两个原因。一是家里穷，父亲早就歿了，老大老二那年闹霍乱也一道去了阴曹地府，留下了一个只有半条命的老妈妈——瘫痪了，光能吃不能做。二是他心里一直恋着一个人，那个人虽早就出嫁生孩子了，但他们一直来往。只因这两条，不管谁给他说人，他一概回绝。

村西头住着两个人。一个是孙筛大（靖江叫筛大的特别多，据说都是在娘肚子里的时候请瞎先生排过八字的，必须生在筛子里才不致被阎王捉去，并因此而得的名），此人个子极矮，却一身呆肉，力气仅次于王老三。两次和王老三打赌——雨天泥路推双座和推四个酒坛子过火王庙桥——的正是他。他也三十来岁，曾和王老三同过私塾，就是书性不好，吃书比识字快，被人送了个绰号叫“呆筛大”。但因他力气大，凡王家帮打架遇上强手，都用得上他，因此他在王家村也有些地位。还有个人叫高汉庆，五十一二岁。他的为人只需用七个字便可概括：胆小，自私，点子多。凡有打赌或打架之类的事情，大多是他起的头。事起了，他却只管看冷铺，好处少不了，坏处捞不着。打赌他作中人，终归能得一份；打架他胆小如鼠，加之体瘦年高，总是别人护着他，毫毛不损。

这三个人是王家帮的主心骨，只要有这三个人，王家帮就会变得有胆有识，有勇能谋，不致被人欺负了。

当然，王家帮也不想欺负别人，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地做做生意，糊口养家。

自从狼山的“二遍香”旺起来以后，王家帮的生意也得以又一次好起来。

推人上狼山，工钱不贵，但也不算贱——一个来回一斗米，乘客管饭。这在那年头，还是很划得来的。

三

这一天是六月初六，王家帮结队去狼山。

生意都是隔夜就讲好的，第二天起大早动脚。

因乘客住处不一（他们自然大都是靖江城里大户人家的，太太们居多），早晏总有参差，车夫们每回都是约好在城东四五里的叹气坟集合，人齐了一道走。

叹气坟，这地名颇有点吓人的。相传这也是一个梁山伯祝英台式的故事。一双男女，男的名苏小五，女的叫张巧云。相爱不成，小五思竭而死。入葬后，过路人屡有于三更天听见坟中叹气而被吓坏得病的。启棺视之，尸犹熟睡，不腐，却又不见还魂。复葬，叹气如故。张巧云哀痛欲绝，守墓旁一步不离，并不闻一丝声息。越七日，巧云终因滴水不进，绝食而亡，临终求与小五合葬。说来也奇，自此再不曾有人闻见叹气声。叹气坟的名字却流传开来。

王老三起得早，到叹气坟已有两袋烟工夫，还不见别人来。

今天乘王老三车的，可是王家帮的老熟人——周七妹。七妹是从王家村嫁出去的，小王老三两岁，是王老三的邻居。他们岂止是邻居！王老三十多年来一直恋着的，就是这个周七妹！

王老三和周七妹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两家大人早就说好了的，反正都是老实的种田人家，只是辈分不对，那也无妨。谁料那年闹霍乱，村上死得找不到人抬棺材。老三家只剩下了娘儿俩，七妹家一去五口，塌了天。人死债不死，七妹爹向城里开腿行的沈庆生借的“驴打滚”没法还了。沈庆生乘人之危，说只要七妹肯给他做小，这笔账也就算了。漏屋偏遭连夜雨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七妹想寻死，又舍不得妈妈，更舍不得王老三。她劝住了几回要去闯祸的王老三，自己也没有死。她终于被沈庆生用八抬大轿吹吹打打地迎走了。但在这以前，她早就把自己给了王老三。十三年来，她生了两男二女。谁都看得出，四个孩子有两个是王老三的。只要七妹回娘家，就会把王老三叫过去。七妹妈一直把王老三当亲儿子看，她心里不好过呀！沈庆生

有的是钱，对七妹妈的供养一点也不吝啬，可是，人不是单单为着有吃有用才活在世上的啊。

这会儿，王老三和周七妹正坐在叹气坟旁的茅草地上，一边等着人，一边款款地说着话。他们有三个月没有相会了——沈庆生硬是带了几个老婆去苏州、杭州出了一回风头。

“吱哼嘎咕嘎——咕！吱哼嘎咕嘎——咕！”

王老三一听这车子声，便知是呆筛大来了。

“是老三和七妹吧！我还当是遇上了苏小五和张巧云呢！”呆筛大老远就喊起来。

他也推了一个女客。夜色朦胧中，只见那女客穿了一身淡色的旗袍，露出两条雪白的长腿来，头发是烫成卷卷的。

又过两袋烟工夫，人就差不多齐了，就是不见高汉庆父子俩。

最后一个到的说，他刚才从高汉庆的门前过，不见亮灯，喊了几声也没应。

高汉庆是不会睡过头的，他无疑又先走了。他常常搞这种鬼，事先约好了，又先溜走，大家白等一场不说，他反过来怨别人迟了。

车队上了路。十几部小车，咿哩哇啦响成一片。一路纵队（路很小，容不得并行），绵延百余步，浴着朦胧的星光，剪开清凉的东风，迤迤委蛇，缓缓而动……

——可惜，如今再也见不到这并不古老的景象了！

有人唱起山歌来——小车夫们大多唱得一口好山歌——唱的是《十二个月》：

正月里来是新春，
新春脱单手好伸；
为有恩爱日子过，
姐忙织布郎忙耕。

二月菜花黄如绸，

绸里郎姐手牵手；
陈年麻油郎吃面，
新打菜油姐梳头。

.....

提到梳头，七妹忽然想起梳子忘带了，悔恨不已。

“梳什么呀，手擗擗算了。”王老三漫不经心地劝她。

“瞎说，到通州务必帮我记得买一把。”

王老三答应了，他知道七妹笃信菩萨，不梳好头是不肯上狼山的。

四

到西来庵，天刚麻麻亮。果然看见高汉庆爷儿俩坐在路旁歇脚。车夫们远远就骂不绝口，却听不见这老家伙回嘴。这难免叫大家诧异——这张嘴可是从来不肯让人的呀！

也是恶有恶报，高汉庆这一回弄巧成拙了。他和儿子起得比王老三稍早了一点，为了先溜一脚逗逗笑，一阵紧跑。谁知走得急了，腿肚子抽了筋，动不了啦。儿子呼哧呼哧跟在后头，不出二十里，浑身发冷，两腿筛起糠来——倒霉，十有八九是染了“三牙齿”（疟疾）。到了西来庵，牙齿碰得咯噔咯噔的，说话也不连腔了。

王老三在高汉庆的腿肚子上用力揉起来，一袋烟工夫，总算勉强能走了。儿子是不能再走了，高汉庆打发他推空车回家去。小伙子年方十八，蛮壮的，这回连推空车也双脚打绕了。

多了一个女客，临时叫车已不可能，高汉庆打算推双座。

可是原来乘老头子车的大胖子男客死活不肯，一会儿说嫌慢，一会儿说嫌热，一会儿又说怕跌跟斗。高汉庆好说歹说，大胖子就是不允。到临了，胖子急了：“不就是不嘛，亏你想得出来，男女同车，晦气……”

那女客一听，陡地来了气：“你嘴里放放清爽！”

两个香客吵起来。

王老三站出来：“算了算了。汉庆，谅你推双座也到不了狼山，给筛大推吧。”又转向筛大：“你推吧，两个太太也抵不上这位胖先生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呆筛大应允了。

女客还在骂个不休，胖子都不作声了。有一句话他忍了几次没敢说——他嫌这女客长得难看，心里作泛。

原先乘筛大车的那个女客倒没有意见。她长得很体面——她也懂得，陪上一个难看的，她更体面。

于是呆筛大推了双座。车队又上了路。

高汉庆气得鼓鼓的，心里在说：你这头肥猪，咱们走着瞧！

这一带桥多。遇上大桥，客人们不下车也可以过去，小桥就非下不可。前面一张桥，不大也不小，路也平坦，胖子不肯下车——他心里也有气呢。

“不下就不下吧。”高汉庆大度起来，并不与胖子计较。

走到桥心，小车忽然晃起来，随后向一边倾斜……高汉庆紧张地喊起来：“好不好，要倒，要倒！……”

胖子吓得死猪般地叫：“稳住，稳住，稳住呀——”

车子晃了几晃，并没有倒下去。——不会倒的，高汉庆手里有数。

胖子吓出一身汗。

过了桥，高汉庆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其实就是倒了也不碍事，这河我下去过，不深。何况又是夏天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胖子余悸未消。不管深浅，他可不会弄水呀；再说，夏天虽夏天，衣裳湿了总归不好，桥又那么高。

他也知道老家伙在报复他，又有什么法子呢？

前面又有桥，是张大桥，且有简易的栏杆，但胖子还是老远就坍下了地。

“其实这样的大桥用不着烦你下车的。”高汉庆态度十分和气。

“不不不，还是下来好，下来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胖子直往本来已经嫌大的肚子里咽气。

大阳上来后，大地像上了灶的蒸笼，陡地热起来。车夫们一个个像张着